

下辈子还做 我老爸

韩天航经典文学作品选集

军垦文化圣地·戈壁母亲故乡系列文学图书

一边是生父

一边是养父

一对双胞胎兄妹面临的艰难抉择

韩天航

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下辈子还做我老爸

韩天航 著

赠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

韩天航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下辈子还做我老爸 / 韩天航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7

(军垦文化圣地·戈壁母亲故乡系列文学图书·韩天航经典文学作品选集)

ISBN 978-7-5143-6266-4

I. ①下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39464号

下辈子还做我老爸

作 者 韩天航

责任编辑 申 晶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 mm 1/16

印 张 19

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6266-4

定 价 120.00元 (全5册)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第一章

新疆，一个偏远的农牧合一的生产队。连绵不断的、苍翠的群山一望无际。在一个青草碧绿鲜花盛开的山坡上，沙驼正在放牧着羊群。

沙驼当年二十五岁，一个憨厚而机敏的西北汉子。鬍发，大眼，粗眉。他抬头望望天空，乌云在涌动。他吹了声响亮的口哨，赶着羊群下山，突然大雨瓢泼而下，狂风也接着吼叫起来。沙驼翻身上马，急急地赶着羊群往山下走。

大雨瓢泼。洪水从山上往下倾泻。

瞿欧德，二十六岁，长相英俊，一脸的儒雅。他浑身湿透，正艰难地骑马从山坡往下走。一股湍急的洪水流拦住了他的去路。他狠狠地踢了一下马肚，马被逼跃上一块水中露出的大石头，瞿欧德犹豫了一下，一转身，马蹄子一打滑，摔倒了。紧接着马就被洪水冲下了山坡。瞿欧德抓住石头，站了起来。石头两边都倾泻着洪流，水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急，瞿欧德一时间进退两难，惶恐地大声喊：“救命啊……救命啊……”

大雨中，沙驼骑马赶着羊群也正往山下走。

沙驼听到了瞿欧德的喊声，他忙顺着喊声方向看，看到远处有一个人边喊边拼命地朝他摆手。沙驼策马来到湍急的水流边，看到瞿欧德狼狈地站在水中央一块大岩石上。

瞿欧德一见到沙驼忙喊：“沙驼，救我！”

沙驼看了看水势，一咬牙，策马冲入了水中，奔到瞿欧德跟前。沙驼在马上，斜着身子一把将瞿欧德拦腰抱住，用力一拉，瞿欧德借力扑在马上。沙驼策马驮着瞿欧德从水流中跃回到岸上。

山坡上的一个山洞里，沙驼和瞿欧德在山洞里避雨，羊群也拥挤在洞中。

天色昏暗，洞外雨还在哗哗地下。沙驼燃起了篝火。洞里突然窜出一只野兔，沙驼飞出一根棍，把野兔击死在洞口处。

山洞中，沙驼在篝火上烤着已剥了皮的野兔，烤熟的兔肉滋滋地冒着油。饥寒交

迫的瞿欧德眼巴巴地盯着那只烤熟的兔子，沙驼撕下一只兔腿给瞿欧德。

瞿欧德大口地啃着兔肉，说：“我真的饿了，从早上上山到现在我还没吃过一口东西呢。沙驼，你真是好功夫，哪儿学的？”

沙驼说：“我十二岁就离家外出谋生，啥都学过。我在兰州跟着个师傅学拉面，师傅就说，艺多不压人，这话我可记住了。”

沙驼脱下湿衣服在火上烤，一身一块块隆起的肌肉。

瞿欧德说：“沙驼，谢谢你救了我的命。如果是在以前，我真想同你结拜成兄弟。”

沙驼说：“不敢当。你是个大大学生，还是队上的畜牧技术员，而我只是个放羊的，哪能结拜成兄弟呢。”瞿欧德说：“那结成好朋友总可以吧？”

瞿欧德伸出手，沙驼想了想，就同瞿欧德紧紧握了握手，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问你件事行吗？”瞿欧德说：“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，想问我什么事尽管问好了。”沙驼爽直地说：“我想问问你同田美娜的事。”瞿欧德脸一下子阴沉下来，沉思了一会儿说：“我们很好……”

雨停了，西边透出一道晚霞。

沙驼站起身，一拍屁股翻身上马，不满地说：“瞿欧德，你没说实话！”沙驼策马在雪原上狂奔。

起伏的山峦，辽阔的草原。田美娜骑马背着药箱出现在草坡上，她看到沙驼与羊群后，急急地策马朝沙驼那儿赶去。沙驼看到田美娜，高兴地朝她挥手。田美娜笑了笑，也友好地朝沙驼挥挥手，但她脸上却透出了沉重的心事。

草原上，田美娜收拾好药箱，对沙驼说：“沙驼，这两只羊没病，就是有点积食，让它们在山坡上多跑点路就行了。”沙驼笑着点点头。他看着田美娜的眼睛，说：“田美娜……”田美娜：“怎么啦？”沙驼：“你有心事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！我饶不了他！”田美娜：“你是指瞿欧德？”沙驼：“对！”田美娜叹了口气说：“沙驼，我知道你喜欢我，前几天又救过瞿欧德的命，但我跟瞿欧德的事，你别掺和好吗？”

沙驼：“田美娜，我是喜欢你，但我知道自个儿配不上你，这点我心里清楚得很。所以我知道你跟瞿欧德好上了，我就把对你的喜欢埋在了心里头，现在，你就只是一个我想要关心的人。但你跟瞿欧德之间到底发生了啥事？”田美娜痛苦地摇摇头说：“沙驼，原谅我，我真的不能告诉你。”

这时瞿欧德骑马朝他们这边赶来。草原，瞿欧德远远地看到了沙驼跟田美娜在一起，脸上闪出些醋意，赶紧策马奔了过去。瞿欧德骑马来到田美娜和沙驼的跟前，也不下马，看着田美娜说：“田美娜，能腾出空吗？”

山坡上，瞿欧德与田美娜坐在草坡上几棵稀疏的沙枣树下。田美娜用冷冷的口吻说：“你要出国，你要分手，我都同意了，你找我还有什么事？”瞿欧德：“田美娜，事情有些严重了！”田美娜：“怎么了？”瞿欧德：“你怀孕的事，队上可能已经知道了。”

田美娜伤心地说：“这是迟早的事！肚子总有一天会出卖我的，我也知道。这个人

我是丢大了，全是因为你！”瞿欧德愧疚道：“其实我心里也在流泪。”田美娜：“今天你找我又有何事？”

瞿欧德：“田美娜，我的命运现在全掌控在你手里了，队上可能要追查让你怀孕的男方是谁。如果他们知道是我，我就出不了国了，当然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。”

田美娜咬咬牙，冷笑一声说：“既然我已经无法摆脱将要承担的苦难，那就由我全部承担吧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会成全你的。”瞿欧德感动而愧疚地说：“田美娜，我该怎么报答你……”田美娜说：“这种虚伪的话，我不爱听！”瞿欧德拉住田美娜的衣袖，说：“美娜，我是没办法呀。你想，我能甘心在这个山沟里困一辈子吗？”田美娜：“那我算什么？山沟沟里的烂石头？一脚踢开？”

瞿欧德回避着田美娜咄咄逼人的目光，说：“人跟人的位置不一样，想法也会不同。既然我能有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我怎么可能放弃呢？”田美娜：“那要是我也不放手呢？”瞿欧德：“那你会毁了我！”田美娜：“那当初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的是什么？你说你无法想象离开我的日子，还说要紧紧把我攥在手里，这才多久啊，怎么一切就变了？！”瞿欧德说：“人在热恋中是会失去理智的。”田美娜用嘲讽的口吻说：“现在你恢复理智了？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后爱情就变得微不足道了？”

瞿欧德说：“美娜，我承认那时候我很冲动，我们做了些原本不该发生的事情。可你不能拿这种事情来要挟我，让我放弃我的前程和我的希望！”田美娜激动地大声说：“那我的希望呢？我的前程呢？”

草原上，沙驼赶着那两只羊在朝阳一边的草坡上溜达，两只羊虽然步履蹒跚，但精神确实比刚才好许多。沙驼长舒了口气，他很感激田美娜。

不远处，瞿欧德和田美娜的身影被阳光拉长，投射到草坡的这一头。沙驼发现田美娜与瞿欧德在激烈地争吵着，沙驼想了一下，毫不犹豫地朝着靠近他俩的山坡走去。

草坡背阴的那一边。瞿欧德对田美娜说：“美娜，你用不着这么冲动。每个人的命是不一样的，我不能拿我的命运开玩笑！”田美娜：“那你就是在拿我开玩笑！”瞿欧德：“美娜，你冷静点儿好不好。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能不能用更理智点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？”田美娜：“你现在需要解决的就是怎样抛弃我！这种问题你让我怎么理智？”

瞿欧德：“我只是想用很冷静很平和的方式来分手，你非要把它变成两个人的战争，这是何苦呢？”田美娜：“瞿欧德，你不觉得自己很无耻吗？”瞿欧德：“不，这只是你的看法。我个人认为，在生死存亡的时候，首先考虑到自己，这是生存的本能，无可厚非。”田美娜：“你不就是想跟你的姆妈去德国吗？去继承你祖父的大把遗产吗？这跟生死有什么关系？”

瞿欧德：“去，我就能找回我的尊严，活得像个人样；留在这里，我就是等死！人虽然苟活着，心却死了，被这些牛羊践踏，像猪狗一样过日子，我不甘心！”田美娜：“那你可以带我一起走呀！”瞿欧德先是一愣，然后苦笑着摇摇头说：“你觉得这可能

吗？就法律意义上而言，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怎么带你走？”田美娜：“那就跟我结婚，然后带我走！”

瞿欧德：“田美娜，这话你说得太傻了。结婚是说结就能结的吗？我出国就是这几天的事，可我和你的事我妈妈根本就不知道，而且在现在这种状况下，她也许根本就不会接受你。”田美娜：“那你呢？你是干什么的？”瞿欧德：“我们结了婚，我可能就出不去了，那我俩就永远困在这里，这就是现实。也许你觉得我这么做很残酷，但为了我的前程，我必须放弃这里的一切，包括爱情。”田美娜一记耳光甩了过去。

沙驼在山坡另一边，他竖着耳朵在听，他似乎越来越听不下去，他咬紧牙关，想出面去帮田美娜说服瞿欧德，但……田美娜猛地打了瞿欧德一记耳光。该打，他想，于是忙打了个呼哨，吆喝着羊群离开。

瞿欧德和田美娜突然听到沙驼的吆喝声，都吃了一惊。田美娜含着泪背过脸去。

瞿欧德盯着沙驼赶着羊群的背影，嘴里不满地嘟哝了一句，然后酸酸地说：“沙驼对你也……”田美娜狂怒：“闭上你的臭嘴！”

这时远处有人喊：“瞿欧德，刘队长找你，让你快去队部——”

瞿欧德心沉了下来，捂着脸，用哀求的口气对田美娜说：“田美娜，你一定要帮我，我想离开这里，我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了，我求你了。”瞿欧德骑马离开田美娜，朝队部方向去。沙驼骑马突然拦在了他前面。瞿欧德看看沙驼：“沙驼，有事吗？”沙驼：“当然有事。对不起，刚才你跟田美娜的谈话我听见了。”瞿欧德：“沙驼，虽说我把你当好朋友，但偷听我与田美娜的谈话同样是不道德的！”

沙驼冷笑一声：“是风不道德，是风把你跟田美娜的谈话吹到我耳朵里的，但我也很想知道，既然我听到了，我就要劝你一句，你不能离开田美娜。”瞿欧德：“那我的前程呢？”沙驼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为了爱一个女人，男人可以献出自己的命！前程算什么？再说了，前程也是要靠自己去争的！”

瞿欧德冷笑着说：“沙驼，你太天真了。你争个前程让我看看。沙驼老弟，对不起，刘队长找我有事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是个很现实的人，绝不会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前程。”沙驼怒视瞿欧德。

瞿欧德匆匆忙忙赶到生产队队部队长办公室。瞿欧德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，敲开门说：“刘队长，你找我？”

队长刘应丛和指导员安然在跟瞿欧德谈话。

刘应丛，三十几岁，行伍出身，性子有些暴烈。安然，比刘应丛小两岁，但有些老相，显得很沉稳。

刘应丛黑着脸说：“瞿欧德，你昨晚跑到场部干什么去了？”瞿欧德：“刘队长，你是在审犯人吗？我现在连去场部的自由都没有了？”刘应丛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！你只说你去了没有？”

安然：“老刘，别这么生硬，瞿技术员又不是犯了什么严重错误，不就是去了一

趟场部嘛。”刘应丛：“你知道他干什么去了？他跑到场部去告我的黑状，说我卡住他的探亲报告，不让他回上海！”瞿欧德：“我没告你的黑状，我就是去场部问问尤场长，我的报告你们有没有递交到场部去。”刘应丛：“你哪是回上海探亲呀，你是另有目的！我告诉你，你的户口在队上！你要出国，首先得队上批！队上不批，你休想出去！”

安然对瞿欧德：“你妈在上海提交了申请报告，说要跟你一起出国。现在上海方面已经给我们农场来函了，是不是这个情况？你用不着隐瞒嘛，这么大的事对组织你能隐瞒得住吗？”

瞿欧德沉默了半天，最后挤出一个字：“是。”安然说：“所以你不能欺骗组织，说是你妈病危要回家探亲。喏，这份探亲报告退给你。”瞿欧德说：“那我出国的事……”安然：“队上是会按政策办的。你回去，先好好工作，别再节外生枝了。”

队部边的林带里，瞿欧德垂头丧气地捏着他的探亲报告在走着。他满脸的懊恼，狠狠地一拳捶在一棵胡杨树干上，手指缝里渗出血来。

刘应丛从队部走出来，瞥见不远处一个叫郑娟的姑娘正向他打招呼。郑娟，快三十岁的老姑娘了，人长得矮胖敦实，脸上有些横肉，黑黑的，看上去很凶。

刘应丛走到郑娟跟前说：“郑娟，什么事这么神秘兮兮的？”郑娟在刘应丛耳边咕哝了几句，刘应丛吃惊地说：“真有事？”郑娟：“绝对不会错。我们同住一个宿舍，又是床挨着床。”刘应丛有些焦急地说：“这也太过分了，一个大学生怎么能这样！我找她去。”

草原，田美娜骑马往回走着，眼里满含着痛苦、沮丧、懊悔与愤恨。刘应丛走在路口，看到田美娜从草原上走来，他伸手拉住田美娜，让田美娜下马，板着脸说：“田美娜，你下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田美娜下马低着头，一言不发地站在刘应丛面前。

刘应丛显得很烦躁，狠狠地踩了一下扔到地上的烟屁股，说：“田美娜同志，党的政策你该知道，”发现情绪过于激动，他又点了一支烟，平定了一下恼怒的情绪，说：“如果是犯了生活作风问题，那也得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……”

田美娜装糊涂地说：“刘队长，什么生活作风问题呀？谁跟你说什么啦？”

刘应丛说：“别人说什么不重要，关键是你自己！你要没什么那最好，要真像人家说的那样，我现在就提醒你，你得尽早把问题想清楚，早交代就能早放下包袱。想好了可以来找我。当然，找安指导员也行！”田美娜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一咬牙说：“好，我说！”

生产队队部，刘应丛看着他办公桌对面的田美娜，一脸严峻地说：“田美娜，这么说明，事情是真的喽？”田美娜：“是。”刘应丛：“田美娜，对方到底是谁？你应该向组织讲清楚。”田美娜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刘队长，请原谅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

刘应丛说：“田美娜，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在男女作风问题上，男方的责任是大于女方的，在处理上也就要重一点。希望你能看清形势，你只要好好坦白交代，写

个检查也就过关了。怎么样，说吧，到底是谁？”田美娜：“这事全是我的责任，要处理就处理我吧。”

刘应丛气恼地说：“那你就要在全班大会上做检查，受批判！你干吗非要去受这罪呢？对方是不是瞿欧德？你们不是已经恋爱了很长时间吗？”田美娜：“不是他！”刘应丛：“那是谁？”田美娜：“我说了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刘应丛气得一拍桌子，说：“我会让你说的！明天晚上我让郑娟班长开班会，你得在会上做检查！”

姚姗梅家住在一间土房子里。姚姗梅，上海知青，比田美娜大两岁，善良精明，一张比较成熟的脸。田美娜抱着姚姗梅已有一岁的儿子崔兆强。

姚姗梅端着一碗饭放到一张矮桌上说：“吃吧。美娜，你听我一句话，既然队上要追查男方，那你就把瞿欧德捅出来！本来就是两个人做的事，凭什么要你一个人承担责任！我们家那位崔秉全说是出去蹉蹉路子，不能老窝在山沟里过这种苦日子，得另去谋条生路，一年半载就回来。怎么样？他走时我怀孩子才三个月，现在小兆强已一岁了，他连个影儿也没有，信也不见一封！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！”田美娜：“姗梅姐，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，你们已结过婚了，可我……”

姚姗梅：“你们不就少张结婚证吗？你也用不着瞒我，你们俩的关系到了什么份上，我还不清楚？前两个月，你们不已经在商量结婚的事吗？怎么现在成这样了？你要放他走，让他去国外，又要把责任承担到自己身上，那怎么行？明天班里开会，我来揭发他！”

田美娜哀求：“姗梅姐，你千万别这样。这关系到他的整个人生。你这么做，不但毁了他，也会毁了我的！”姚姗梅：“你这么考虑到他，他考虑到你了吗？要不这样，你就是放他走，也得让他写份保证书。保证他去后，安顿好了，把你和孩子也接过去。你不能为了他，把自己给彻底毁了，你总该为自己留点希望吧。”田美娜长叹一声，然后坚定地说：“我不想这样做！”姚姗梅拍了一下小饭桌：“你要不好意思去说，我去说！”

沙驼急匆匆地朝姚姗梅家走，刚好碰上抱着孩子出门的姚姗梅。沙驼：“姗梅嫂子。”姚姗梅：“有事？”沙驼愤怒地说：“瞿欧德想抛弃田美娜出国！”

姚姗梅：“我正要去这事去找瞿欧德呢。沙驼，你也一起去吧。瞿欧德不是老说你救过他的命，要把你当兄弟吗？”沙驼：“什么兄弟！做下的事都不敢担当，算什么男人！”姚姗梅说：“是呀！田美娜太可怜了。”

队部集体宿舍，瞿欧德的房间。沙驼和姚姗梅走进去，瞿欧德一脸沮丧地抽着烟。姚姗梅怒视了他一眼。姚姗梅：“瞿欧德，你真要走啊？！”

瞿欧德看看姚姗梅，为难地叹口气说：“姚姗梅，我不能不走啊。我妈在上海把一切手续都给我办好了。她也要跟我一起走。”姚姗梅：“你就这么把田美娜抛下了？”

瞿欧德摊了摊手，哭丧着脸说：“我这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我也舍不得她呀。”沙驼：“瞿欧德，你别假惺惺的！你要真舍不得她，那你就留下！”

瞿欧德看着沙驼、姚姗梅，坦诚地说：“我不能拿我的整个人生去赌。这个赌注也下得太大了，真的，我做不到。其实我心里也很痛苦。”姚姗梅：“那你就太没良心了。现在你造下的孽，却叫田美娜一个人担！这讲得过去吗？”瞿欧德：“我不是没有良心的人，从我决定要离开这儿时起，我的良心其实一直在受着煎熬！而且现在……”

沙驼：“那你就为了田美娜留在这儿。你是个有文化的人，我沙驼敬重你，你把我当朋友，我很荣幸。但你今天要做的这事，真的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能干出的事！”瞿欧德：“沙驼老弟，这种事跟有没有文化没什么关系，我只是在感情和事业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也许这个抉择有些自私，但考虑到我今后的人生，我必须得痛下决心！”

沙驼说：“但痛的人不是你，是田美娜！瞿欧德，你要肯留下，我沙驼还是把你当朋友，但你要是非得顾田美娜自个儿跑路，咱这个朋友就做不得了！”瞿欧德说：“沙驼老弟，我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！你要骂我自私，我也只能自私了。”姚姗梅愤怒地说：“要不是田美娜阻止我，我就到队领导那揭发你，看你还能出国不！”瞿欧德惶恐地说：“姗梅大姐，你千万别这样！”

沙驼：“你瞿欧德真他妈是堆臭狗屎！要不，你就写份保证书，保证你出去后，也想办法把田美娜接过去。这是再次给你的机会。”

瞿欧德想了好一会儿，但最后还是摇摇头说：“沙驼，姚姗梅，我不能这样做。我这次出去，连我自己的命运都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保证呢？如果我要是写了这样的保证书，做不到怎么办？我不是又在欺骗她吗？那我不就更卑鄙了吗？没良心的事，我只能做这么一回。为了我整个人生，我只能这么做。”

姚姗梅说：“瞿欧德，你这样做，你整个人生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的！”瞿欧德说：“我现在，已经在受良心的谴责了！但我想，我出去了我可能有希望，说不定田美娜也会有希望。但我不出去，那什么希望也没有了。所以我只有出去，只能出去。”沙驼恼怒地说：“他妈的，瞿欧德，从现在起，我就没你这个朋友！把你这种人当朋友，那是我的耻辱！”

生产队的一间大房间里，坐着二十几个牧民，可以看到瞿欧德、沙驼等人也都坐在下面。

郑娟在主持对田美娜的批判会。田美娜低着头站在大房间里的人群前面，满脸的冷汗和泪水，样子十分可怜。

郑娟厉声说：“田美娜，你不要一错再错！只要你不交代出对方是谁，你所有的检查就都是不深刻的，都不是真心真意的！要是你今天不老实交代对方是谁，那今天这个会就不能散！我们大家就一起陪着你！”坐着的群众议论纷纷，也有些人偷偷地对瞿欧德指指点点。

瞿欧德的精神似乎要崩溃了，他把脑袋埋在两腿之间。沙驼抬头看着田美娜，越看越不忍心。田美娜流着泪，还是什么也不说。郑娟说：“说吧，你要不说，我们大家就这么跟着你熬夜，看谁能熬过谁！”田美娜流着泪，依然顽强地咬着嘴唇什么也不

说。沙驼瞅着田美娜那孤弱无助的样子，他不满地看着前面声色俱厉地指责田美娜的郑娟，然后又看看坐在他前面的瞿欧德。

夜色已经深了，田美娜站在前面，依然流着泪，还是什么也不说。坐在下面的姚姗梅同情而怜悯地抬头看着上面的田美娜。

姚姗梅边上有一对上海支青夫妇。男的叫殷正银，女的叫许萝琴，年龄与姚姗梅相仿。许萝琴：“田美娜也太丢我们上海人的脸了。”姚姗梅：“许萝琴，你有没有一点同情心？”许萝琴：“做出这种事来，有什么可以同情的！”殷正银低声地说：“都是上海人！干吗呀？”许萝琴也低声地说：“屁话。你殷正银就不像个男人，连个孩子都没让我生出来。”殷正银气得瞪了许萝琴一眼，但又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他怕老婆。

这时，郑娟又强硬地说：“说吧，你要不说，我们大家就这么等着你！”班里的人开始不耐烦了，吵吵嚷嚷的，有的人叽叽喳喳指责着田美娜。姚姗梅虽然是满脸的不忍，但看看把头深埋在膝盖里的瞿欧德，不免显得焦躁起来。

沙驼看着田美娜，怎么也忍不下去了，从地上捡起根小树杈戳戳他前面瞿欧德的屁股，轻声说：“瞿欧德，你他妈的还是个男人吗？”瞿欧德用手拨开小树杈，偷眼瞪着沙驼低声说：“沙驼，你又要干什么？”沙驼：“是男人，就敢作敢当！”瞿欧德：“沙驼，求你了，别再逼我了行不行？”

郑娟指着田美娜厉声呵斥道：“田美娜！你不要再顽固不化了！”田美娜满脸是汗，滴滴答答地往下流。沙驼紧张地看看田美娜，她摇摇晃晃的似乎要跌倒了。郑娟还在喊：“说呀！”下面也有人说：“你说呀！你犯了事，咱们有啥错，非得陪着你遭罪？快说呀！”也有人附和说：“对呀！说了咱们都好回家休息，明天一早还要干活呢！”下面的人七嘴八舌在喊：“快说吧！”

田美娜两腿一软，好像要倒下去，但又顽强地站直了。田美娜咬着牙，那神情仿佛是告诉在座的各位：“你们越是这样，我越不说！”瞿欧德把头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，他强烈地控制住自己，心里在说：“我不能拿我的命运开玩笑，我绝不能拿我的命运开玩笑……”

沙驼怎么也看不下去了，凑近瞿欧德压低声音厉声地说：“瞿欧德，你要是再不说，我可说了！”瞿欧德说：“沙驼，你救救我！再救我一次行吗？这一次比那一次更重要，我求求你了！”汗流满面的田美娜有些支撑不住了。

姚姗梅转过头看看瞿欧德依然埋着头，她有些忍不住了，正想要说什么，突然沙驼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我说！”田美娜吓坏了，以为他要把瞿欧德捅出来，于是声嘶力竭地大喊：“沙驼……”沙驼满脸涨得通红，咽下想要说的话，然后急中生智，大喊着说：“田美娜肚里的孩子，是我的！”

大房间里一片寂然。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。瞿欧德猛地抬头，吃惊地看着沙驼。

田美娜有些恍惚，抬起头怔怔地望着沙驼。但她也大大地松了口气，朝沙驼点点头。

郑娟张大嘴愣在那里。

沙驼挤出人堆，站到田美娜的身边说：“她肚里的娃儿是我的，你们批判我吧！让田美娜下去。”

郑娟：“沙驼，你别耍二杆子！”沙驼：“这孩子就是我的，是我主动的！”

下面骚动起来，议论声起。

下面有个男人，说：“沙驼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你强迫她的？”田美娜大喊：“不，是我愿意的！队上的人都知道！”说着，眼泪哗地涌了出来，一下就晕倒在地上。

瞿欧德也呆了，大家涌出房间。

许萝琴止住沙驼：“沙驼！”沙驼站住看着许萝琴。许萝琴：“沙驼，我知道田美娜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你干吗要为那种没良心的人担责任？”沙驼：“因为我爱她，看不得她这么受苦不行吗？”

许萝琴：“太委屈你了。”沙驼：“可我愿意。”许萝琴：“太傻了，不值得的。一个年纪轻轻的孩子，干吗要为他担这种责任？”沙驼笑笑，泰然地转身走开。

队部，安然的办公室。安然正在与沙驼谈话。

安然说：“沙驼，你要什么二球呀？田美娜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？”沙驼说：“对，是我的！你们要处分就处分我呗。她郑娟在会上把田美娜往死里逼，我不站出来，是要出人命的。”

安然也叹口气，说：“这个郑娟也真是，不就是个作风问题嘛，用得着这样吗？做个检查不就行了，你说人家一个女人容易嘛，干吗非得把人家的面子里子剥个光光的呢？”

沙驼愤愤地附和说：“就是！”

安然说：“我知道田美娜是想保住那个人，因为那个人要出国。”安然也有点急了，一挥手说：“行，沙驼，你就走吧，没你的事了。”沙驼说：“那……”

安然又叹口气，说：“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”

十几天后的一个清晨。瞿欧德赶着辆单匹马拉的车，车上装着几件行李，来到田美娜的宿舍前。瞿欧德叫了声，田美娜走了出来，脸上有些憔悴。

瞿欧德用内疚的眼神看着田美娜，眼里渗出了泪，说：“田美娜，我要走了。”田美娜虽痛苦极了，但风暴已经过去，她却反而显得很平静，说：“那我送送你。”瞿欧德：“不用了。”田美娜：“就送到路口吧，算我最后给你的一点儿情分。”

早晨的草原。鲜花盛开，阳光灿烂。瞿欧德和田美娜各自牵着马并肩走着。但两人都突然感到对方变得陌生了。瞿欧德：“田美娜，你恨我吗？”田美娜：“我恨你又有有什么用？”

瞿欧德：“田美娜，那天晚上，你挨批时的情景，我想起来就浑身打战。这对我来说真是太残忍了，而你受的伤害就更不用说了。田美娜，将来我一定会好好想法补偿

你的。”

田美娜冷笑一声：“补偿什么？这事是两个人的事，我要是不愿意，这事也不会发生。何况那时我们决定很快就结婚的。要说责任，我可能更大。你用不着补偿什么，孩子我会生下来抚养大的。但我也要告诉你，你以后别再想来认孩子！他没有你这个父亲，从今天你离开这儿起，你就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！这就是你该付出的代价！孩子现在有父亲，就是骆驼！”

瞿欧德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只是感情极其复杂地叫了声“田美娜……”田美娜严厉地说：“你不要想歪了！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，但他的父亲现在只能是骆驼！不是吗？”

他俩默默地走到路口车站。长途汽车还没有到，公路上空荡荡的。田美娜含着泪坚定地说：“路口到了，我也该回去了，愿你一路保重。”

瞿欧德一下跪在田美娜跟前喊：“田美娜！……”田美娜没再理他，翻身上马，头也不回地策马消失在草丛中……

第二章

草原上。沙驼策马在一条崎岖的小路上狂奔。长途车站里，一辆长途车停在路口。瞿欧德正在往车顶上搬行李，然后用绳子把行李网好。沙驼翻身下马，冲着车顶喊：“瞿欧德，你给我下来！”瞿欧德从车顶上下来，说：“沙驼，还有什么事吗？”沙驼冲着他说：“瞿欧德，你就这么走了？”瞿欧德：“那怎么着？那天晚上你不是站出来，说田美娜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嘛，我还有什么退路？”

沙驼气愤地说：“你根本就没想要退，你真想要退，你就应该承认田美娜肚里的孩子是你的！现在倒好，你就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个没心没肺的畜生！”

瞿欧德：“是呀，我也感到很亏心呀，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不能因为喜欢这个女人，把自己的一生都赔进去吧！”沙驼：“怎么叫赔？既然爱这个女人，就算把自己的一生全献给她，那也值呀！”瞿欧德冷笑一声说：“你沙驼能做到？”

沙驼：“那天晚上，我已经做到了！现在，我，另外还代表田美娜，特地来送你。”汽车司机已在按喇叭喊：“快上车！路还远着呢。”

瞿欧德冷笑一声，酸酸地说：“沙驼，对不起，我该走了。我知道你沙驼也爱着田美娜。现在你该如意了吧？因为田美娜已经承认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了，那你就为她去献出你的一生吧。”

沙驼愤怒地一拳把瞿欧德撂在了地上。瞿欧德没有还手，抹去鼻子上的血，然后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爬起来跳上了车。沙驼跳上马喊：“这一拳我是代田美娜送给你的，你个畜生！”

长途车吐着烟开出了车站。

车上的瞿欧德没有生气和恼怒的表情，他是心甘情愿地挨那一拳的。他木然地望着窗外那一望无际的草原，眼神显得很惆怅。他想起了几年前在车站的路口第一次与田美娜邂逅时的情景。

瞿欧德背着行李从长途车上下来。黄昏，太阳已经沉下去大半个脸了。瞿欧德的眼神有些茫然与忧郁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看了看有人给他画的一个路线图。

瞿欧德背上行李，走上一条小路，走了五十几米的距离，他突然听到有个女人的喊声，他猛回头一看，是个漂亮的姑娘，赶着一辆单匹马拉的马车朝他奔来。他停下脚步。

田美娜：“你叫瞿欧德吗？”瞿欧德：“是。”田美娜：“那就上车吧。队里让我来接你，说队上又来了一个大学生，是个畜牧技术员。”瞿欧德：“请问贵姓？”

田美娜：“我叫田美娜，是队上的畜医。去年从华农分配到这儿的。”她大方地伸手同瞿欧德握了握，“我一早就从队上出来，中午赶到车站，一直走到现在。”瞿欧德：“那太辛苦你了。”望了望她，瞿欧德的眼神也开始舒展开来。

田美娜熟练地赶着马车在崎岖的小路上一路小跑。瞿欧德：“离队部的路多远？”田美娜：“坐马车两个小时，走路得半天。”瞿欧德：“你要不来接我，那我就惨了。”

田美娜一笑，说：“一，可能会喂狼。二，可能会迷路。草原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人烟，那也很危险。”瞿欧德倒吸了几口冷气。

天边只留下一缕光亮，霞光映在田美娜的脸上，好漂亮的一张脸啊。瞿欧德突然感到了灿烂的阳光。田美娜：“所以我一定得跑来把你接上……”

但瞿欧德不愿再去回忆，他摇了摇头，轻轻地挥了一下手，想把他与田美娜的一切都扔到脑后。

草坡上。羊群分散在姚姗梅的身边，在贪婪地吃着鲜嫩的青草。姚姗梅坐在草地上，一岁多的兆强正在草地上蹒跚学步。沙驼骑马走到羊群边，跳下马来。姚姗梅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沙驼：“我赶到时，他刚上车，我就狠狠地给了他一拳。他奶奶的，这样的人也算是个男人？没出息的货！”

姚姗梅想了想说：“你不该打他，如果从他的角度看，他也有他的难处啊。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，人不都是这样吗？”

沙驼：“人想往高处走，谁也拦不住，但不能抛下自己心爱的女人不管，这不是做人的道理！再说我一想到田美娜受这样的欺侮，我怎么也忍不住了。不过你讲得对，我不该打他。细想起来，我有什么资格打人家。毕竟人家一个大学生，那么看得起我，还把我当朋友……唉！”

姚姗梅笑了笑：“既然已经打了，也用不着后悔，要说起来呢，他也该挨打！这么相貌堂堂的一个人，也会做出这种事！”姚姗梅想起了什么，脸色突然变得凝重，说：“沙驼，刚才我看见田美娜骑马上山了，我总觉得她神色很不对。你快去看看，她可不要想不开。”

沙驼紧张地说：“她不会干傻事吧？”姚姗梅说：“也许我想太多了，但还是去看

看吧。小心不为过。”沙驼急了，翻身上马：“她要干傻事，我可就惨了，从那一刻起，我沙驼已经脱不了干系了。”姚姗梅苦笑了一下，也认为沙驼这事做得有些傻。

山崖上。夕阳西下，山下的草原是一片金黄。田美娜坐在山崖上望着西下的夕阳，眯着的眼睛里充满了迷茫和绝望，她正沉浸在痛苦与悔恨的回忆中。

暮色苍茫。田美娜眼神绝望，她已是满面的泪。田美娜咬咬牙，站了起来。她缓缓走向山崖边，闭上了眼睛正准备往下跳。站在崖顶上的田美娜双眼紧闭，身体在向前倾斜。一双强壮的手，一把抱住了她。

田美娜睁开眼，看到的是沙驼愤怒的脸。沙驼吼：“田美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要死没人拦你，可孩子呢？你没权利带着孩子去死！因为现在你肚子里的娃儿是我沙驼的！再说……你要真死了，我沙驼也逃不脱干系，我会去坐牢的。”害怕至极的田美娜倒在了沙驼的怀里，失声痛哭。

沙驼：“田美娜，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。”田美娜：“你现在还有什么不能对我说的。”沙驼：“我们结婚吧。”秋风萧瑟，草原已是一片枯黄。

队部。田美娜腆着微微鼓起的肚子，走进安然的办公室。安然很客气地站起来。安然：“田兽医，你来啦，快请坐吧。”田美娜：“指导员，你找我有事？”安然：“是。田美娜同志，你肚子里的孩子真是沙驼的？”田美娜点点头：“是！”安然：“那你们就快结婚吧，要不……”安然为难地咽了一下口水。田美娜：“指导员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”

安然同情地点点头说：“是呀，这事群众中有议论，说这孩子不是沙驼的，是瞿欧德的。说我不该批瞿欧德走，说我在包庇瞿欧德。”田美娜：“指导员，你放心，我会和沙驼尽快结婚的。”安然：“那好，那好。到时我去喝你们的喜酒。”

姚姗梅家。田美娜坐在姚姗梅家里，说：“姗梅姐，你找我？”姚姗梅同情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田美娜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我要回上海了。”田美娜伤心地说：“姗梅姐，你这一走，我不是更孤单了吗？”

姚姗梅说：“崔秉全来信了，他已在上海落下了脚，他母亲去世了，留下了一套房子归他了。他正同人家合伙做生意。他说以前他不敢给我写信，是因为什么都没有着落，现在好了，可以回去了。田美娜，你索性也回上海去吧。你们家不是很有钱吗？”

田美娜摇摇头说：“我是回不了家的。”姚姗梅：“为什么？”

田美娜：“一言难尽啊！组织上分配我来新疆，母亲阻止我，死活不让我来，在当时那个形势下，我不来，母亲很可能就会遭殃，为了保护我母亲，我只好贴大字报，宣布断绝母女关系。再说，我现在这样怎么回去？母亲又是书香门第家的千金小姐，家教极严，我在家时，规矩就大得不得了。我这种情况，她会发疯的。”

姚姗梅鼻子一酸说：“唉……瞿欧德可是把你害惨了，那你怎么办？跟沙驼结婚？”田美娜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只有这一条路了。”姚姗梅：“也好，沙驼是个好男人啊。”

田美娜的眼里流出了泪。

姚姗梅家门前。沙驼正在帮姚姗梅往车上装行李。田美娜也赶来送行。车装好了。沙驼：“走吧。”

姚姗梅和田美娜伤感地拥抱，流泪。田美娜：“沙驼，你就把姗梅姐送上车吧。我去给你放羊。”

姚姗梅又一次含泪拥抱田美娜说：“美娜，既然已经这样了，那就跟着沙驼好好过日子吧。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，我走了！”

沙驼：“姗梅，放心吧，我会让田美娜幸福的！”沙驼甩了个响鞭，车轱辘转起来，小兆强挥手说：“美娜阿姨，再见！”

草原上的枯草在风中摇曳。姚姗梅坐在马车上，沙驼赶着车。姚姗梅不时地回过回头来，看到田美娜仍站在那儿挥手。

姚姗梅轻轻叹口气，转头看到沙驼熟练地赶着马车，便笑着说：“沙驼，你真是个能人，做啥像啥。”

沙驼：“我十二岁离开家，在社会上流浪，啥都得学啊，啥都得会啊！嫂子，你回去见了秉全大哥，一定得给我带句话啊！说我沙驼一直惦记着他呢。当初要不是遇见了秉全大哥，把我领到这儿，我哪有这么安定的日子过啊。”

草原的小路上，马车在崎岖的小路上走着。姚姗梅说：“沙驼，在你放牧的羊群里有我们家的十几头自留羊，秉全在信上说了，这些自留羊，就都留给你了。”

沙驼：“这咋行？还是我给你们养着吧，你们啥时候缺钱花了，我就帮你们把羊卖掉，把钱寄给你们。”

姚姗梅想了想说：“那也行。这是我们家地址，有事就给我们写信。还有啊，你要有机会到上海来，就到我们家来找我们。”

沙驼说：“大上海我倒是真想去看看，不过哪有这种机会呀？”姚姗梅一笑，说：“田美娜快要当你的女人了，还怕没这个机会？”沙驼这时一脸的幸福。

北山坡。枯黄的草原，苍翠的塔松。羊群散开在草地上吃草。沙驼、田美娜坐在小溪边在吃干粮。

田美娜：“沙驼。”沙驼：“啊？”田美娜深思了很久：“沙驼，你是不是很爱我？”沙驼又憨憨地一笑：“这还用说。但我知道我配不上你。”田美娜：“不是配不上，是我现在这么个情况你会不会嫌弃我？”沙驼：“怎么会！”

田美娜诚恳地说：“沙驼，这些日子里，我一直在考虑着自己的命运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得有个家，我不能让孩子没有爸爸。”

沙驼越来越深情地望着田美娜，而且知道田美娜想说什么，心顿时紧缩了起来，脸上显得既紧张，又激动，他盯着田美娜。

田美娜：“我深爱过一个人，可是这个人却抛弃我和他的孩子就这么走了。那么为了将来的孩子，也为了我自己，我得在这儿有个家，我得找一个真心爱我的人。其实